

文學初步讀物

爐

魯 琪 著
刃 鋒 插 圖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

出版說明

我們出版這個『文學初步讀物』，是為了適應廣大羣衆迫切的要求，使他們有適當的初步的文學讀物，並從此開始去進一步接觸更多的文學作品。

在這一輯中，我們編選的範圍大致分三方面：一、在古典文學遺產中比較容易了解的作品；二、『五四』以來有代表性的短篇作品；三、當代作家們的創作及羣衆創作中已有一定評價的短篇作品（或長篇中的片斷）。

所選作品都曾根據可靠版本作過校訂，也加了必要的註解（但在普通辭典上可以查考的用語，就不再加註了）；同時每種都附有插圖數幅。第一輯共選二十冊，作為初步的嘗試，希望讀者和文化教育工作者給我們多提意見，以便隨時改進。

爐

一 化鐵爐

一九四八年七月，老曹剛到化鐵爐的頭一天，工長老于頭就問他：

「你從哪來的？」

「從長春跑出來的。」

「為什麼跑到這來了？」

「聽說解放區的工人好過。」

這樣一問一答，老曹心裏覺得有些不順溜：問道個六●，反正幹活拿錢就是了。可是這個六十多歲的老工長還要問，瞅瞅老曹又說：『你幹這個活行嗎？』

老曹一想，這分明是小瞧人；瞧不起拉倒，他把嘴微微一撇說：『湊和

● 個六是東北方言，意即什麼。

着吧！也混過幾天。』

老于頭把花鏡正一正，眼睛卡巴兩下，不大在意的樣子說：『好吧！你就跟小王抬鋼磚吧！』

老曹心裏這個憋屈就別說了：看不起我，叫我打雜，好！我就看看你們到底有什麼本事？他看看化鐵爐，哼了一聲，跟小王抬磚去了。

吹風機嗚嗚的響，風順着風筒經過化鐵爐的風套，由風眼吹進了爐裏去，裝鐵的平台上有一個人從爐口往爐內添炭，添鐵。看風眼的老孫頭圍着爐不住的轉，停一會就得打開風眼的擋板用鐵條把風眼衝一衝；衝不動，小李就過來拿錘子打，打完了，用鉗子把裏面被風吹黑了的焦子挾出來。老孫頭看四個風眼忙得一頭汗。小李捶完黑焦子還得放疣子，疣子不往外淌，小李還得從放疣子的眼裏用鐵條往外拉，一下一下的，連烤帶忙也是一頭汗。小李編了一段快板，一瞥扭起來瞅着化鐵爐氣得直罵：

化鐵爐，

● 鋼磚就是耐火磚。

● 疣子是焦炭與鐵混合的渣子。

你這老母豬，

處處跟咱找岔扭。

焦子不化錘子打，

疣子不淌鐵條拉；

怕你冷了怕你熱，

怕你氣着怕你乏，

你還常常把稀拉①！

老曹跟小王抬鋼磚，抬了一趟又一趟，每趟回來他都留心的瞅瞅化鐵爐。在抬磚的道上，他心裏納悶的問小王：『你們這爐從來就這麼幹哪？』

小王不懂的問：『你說怎麼幹？』

老曹說：『怎麼還從風眼裏往外挾焦子呢？』

小王說：『我到這三年了，就是這麼幹，于師傅說日本鬼子在這也是這樣；焦炭不好，靠風眼那塊，疣子都坐住②了，不衝下來就擋住了風眼。』

① 化鐵爐有時會燒穿一個洞，流出鐵水來，工人們叫這是「拉稀」。

② 坐住就是凝住了。

老曹又問：『現在一斤焦炭化多少鐵？』

小王說：『也就四斤來的。』

『怎麼這麼點？』

『我們從來也沒多化過。』

兩個人一邊走着一邊嘮，走到堆焦炭的地方，老曹檢起來一塊看看問：『就這份焦子吧？』小王點點頭，老曹看了看又丟進堆裏去，說：『這焦子不至於就化四斤鐵，我看許是大爐有病。』

小王驚奇的看着老曹問：『你懂得嗎？』

老曹笑了笑說：

『我幹過兩天。』

『這裏于師傅在這爐上二十來年了，你幹過兩天頂什麼？別扯了！』小王以為老曹扯着玩，老曹也再沒說什麼。

這趟老曹抬磚回來，把磚倒在爐旁邊的木棚裏，就走到爐跟前。

鐵水從爐眼流出來，抬包[●]的工友一回回的把鐵水抬進翻砂場裏，堵眼

●包是裝鐵水的桶。

的老張拉着泥桿笑嘻嘻的站在旁邊。鐵水化得慢，抬包的人時常停一會才行。老曹看出來這爐一定有毛病，他走過去打開風眼的擋板，往裏看了看，老子頭過來不願意的問：

『你幹什麼？』

『我看看。』

『你看這個幹什麼？快抬你的磚吧！』

老曹氣得使勁把風眼擋板一關，回頭就走，老子頭看看他的背影，回頭對老孫頭說：『這小子還有股倔性勁哪！逞什麼強，我的兒子都比他大了！』

二 爐停了

化鐵爐突然化不出鐵了，升上火，開了風，只聽吹風機嗚嗚的響，就是不出鐵水。原因是以前那份焦炭用完了，新換的這份焦炭不好使。廠長也急得一趟一趟的來，工會主任大老劉急得圍爐亂轉，老子頭更是急得滿頭汗……這怎能不叫人着急呢？現在各廠各組都訂了生產計劃，爐若不化鐵，什麼都完了！

整整的忙乎了一頭晌，才化了不到六個鐵^①。工長老于頭的眼睛急得更花了，一個勁的直擦老花鏡，最後搖搖頭對廠長說：『不行啦！這份焦炭不能化鐵，黏性太大。』

這可糟了，現弄焦炭也不趕趟，就是能把好焦炭弄來最少也得十天半月呵！爐要停個十天半月的，這個損失可就不小呵！

廠長聽完了老于頭的話，皺着眉頭和工會主任大老劉回去了。

老張把手中的泥桿放下，無可奈何的坐在地上對着小李說：『這回不用再罵老母豬「拉稀」了，連食都不吃啦！』

老孫頭難過的說：『得啦！別扯閑淡了，爐停了怎辦哪？』

真的，爐停了誰不難過啊？吹風機也不吹了，爐眼也不淌紅堂堂的鐵水了……

老曹手裏拿了一塊焦炭，翻來覆去的看了半天，現在實在忍不住了，自言自語的說：『憑這樣焦炭化不出來鐵？』

老于頭這時正在心焦，聽見老曹這句話，認為是說風涼話，有些火了，

① 一個是二百公斤。

站起來說：『你能化出鐵來，我這個工長就讓你當！』

老曹沒想到老于頭火了，本來他對老于頭就有意見，這回也火了，把焦炭往地上一丟說：『我也不是來頂你的，憑什麼讓我當？我看你們化不出鐵，想幫幫忙，不信就拉倒！』說完一扭身就往翻砂場裏走去。

老于頭一聽更火了：『別吹牛，是騾子是馬溜溜看，你要能唱，這台戲你就唱！』

老曹也沒回頭也沒理，走進了翻砂場。

老孫頭在旁邊惱怒老于頭說：『你上的什麼火？背不住也許人家有兩下子，這個時候大夥誰有辦法，誰就使唄！』

老于頭倔性的把長滿鬚子的嘴撇了兩撇，說：『黃嘴丫還沒退淨，我就看不透！』

老孫頭知道他的倔脾氣，來了勁誰也沒治，只好不說了。他想：方才看老曹的樣子可不像是裝像，好像有把握似的，『活到老，學到老，不經一事不長一智』，可不能小看人，背不住老曹就有兩下。他心思着就站起來往翻砂場去，想找老曹嘮一嘮。

剛到翻砂場的門口，遇見了小王，他問看見老曹沒有，小王問幹什麼，老孫頭就把剛才的事說了一遍，小王也想起來前兩天和老曹抬磚時他說的話，也就對老孫頭說了一遍，兩人核計了一下，就一同去找老曹。

兩人一進翻砂場，就看見老曹坐在一個機器的底座上，又着兩腿低着頭，看着地上那堆黑砂子出神。老孫頭走過來叫一聲：『老曹！』老曹答應了一聲，抬抬頭沒說什麼，老孫頭和小王就坐在他身旁。

老孫頭說：『你看我們大爐有毛病，是不是？』

老曹也是個又硬又倔的人，加上方才生了氣，所以就不願搭理的回答了老孫一句：『可也沒什麼毛病。』

小王接上問：『那為什麼化不了鐵？』

老曹冷笑一下，諷刺的說：『我們工長不是說了麼，焦炭不好使！』

老孫頭安慰他說：『得了，老曹！別賭氣了。工廠是我們自己的，你能眼看大爐停火嗎？』

老曹一聽倒有些不耐煩了：『我不懂什麼叫工廠是自己的！得了！』

小王在旁邊着急的說：『老曹！我知道你有兩手……』

還沒等說完，老曹站起來打斷了他的話：『小王！你別說了，我懂得個六！』說着就走了。

老曹正在屋裏坐着，廠長和工會主任來了。

廠長微笑着親切的問老曹道：『老曹，你看我們工廠怎麼樣？』

老曹說：『不大離。』

劉主任見他這麼說，就笑着問他：『你在這塊幹活順心嗎？聽說你跟老子頭吵嘴了！』

老曹一聽倒有點恐慌起來——這幹什麼？要處罰我嗎？聽說這塊好批評，要批評我嗎？連忙分辯說：

『不，我沒跟老子頭吵過嘴！』

劉主任笑了：『我知道了，那個老子頭就是性子倔，不佩服人，若叫他服了，他就老實啦！』

老曹心裏納悶：這塊的廠長和主任為什麼這麼好呢？說話這麼招人親近！老曹想起來過去在國民黨工廠裏那些官的樣子，又狠又毒，橫眉豎眼，

和這一比，倒有些不明白起來。

廠長說：『老曹，聽說你對大爐有經驗，你現在不拿出來還等什麼時候呢？』

老曹遲遲疑疑的說：『我哪有什麼經驗啊！』

劉主任這回却直截了當的說：『老曹，現在我們的大爐停了，你有辦法你就使吧，工廠是咱們自己的呀！』

老曹覺得廠長、工會主任以這樣誠懇可親的態度對待自己，真有些不好意思再說謊了，就說：『唉，我幹是能幹，可是我怕……』

老曹說到這裏停了一下，劉主任忙說：『老曹！你怕什麼？說出來不要緊。』

老曹說：『我要把爐弄好了，這個活可不是一個人幹的，假若有人給我使壞，鋪的鐵和焦炭不均匀，鋪偏了，也興許放進點什麼，爐就容易燒壞，那時可就把人坑了！』

廠長笑說：『老曹！你放心，我們這裏沒有那樣的人，誰也不能破壞。』
大老劉拍着他的肩膀說：『老曹，我們給你作主，你就幹吧！』

三 風眼

化鐵爐的工長老子頭，坐在一塊鋼磚上，兩手捧着頭，耳朵中光聽見翻砂場裏的叨車，剛剛朗朗朗朗的響過來，響過去，可是這邊的大爐却一點聲音也沒有，他抬頭看看爐，心裏很難過。難過有什麼法？根據他自己的經驗，沒有好焦炭，活神仙也不能叫這爐化鐵，等着看廠長怎麼決定吧！

這時廠長、工會主任和老曹走過來。

老子頭看見廠長來了，忙問：『廠裏打算怎麼辦呢？』

廠長說：『廠裏也沒什麼好辦法，現在弄焦炭也總得半個多月，也許大爐有毛病，現在讓老曹給看看！』

老子頭一聽，炸了，站起來就問：『誰說爐有毛病？分明是焦炭不好，我守這個爐二十來年了，這點事我不懂啊？』

廠長說：『我們不能老是憑經驗辦事，老法子不好使，這會正是要大夥多想辦法，好快點開爐化鐵，你也應該多出點主意，少上火才是啊！』說得大夥都笑了。



可是這邊的大爐却一點聲音也沒有……

劉主任說：『老曹！你幹吧。』

老曹聽了老子頭的話雖然有些氣，但也沒好意思說什麼。

老曹在頭幾天就看出來風眼有毛病，這回他打開擋板仔細的看了一下，他想起老孫頭從這裏忙着捶疣子的情形，又看了看大爐好拉稀的地方，他有些明白了，想了想，肯定的對大老劉說：

『我看這個病主要是犯在風眼上。』

『怎麼知道？』

『這個風眼太大，又是直的，進來的風不往下面去，下面的火就不硬，鐵化的就慢，疣子也好凝，風眼大也把它旁邊的疣子、焦子吹黑了；還有風進來是直的，當中火硬，專吹爐壁上，爐就好拉稀！』

這些話老子頭簡直是頭一回聽見。二十多年了，守着這個爐，從來也沒想過這些事啊！爐拉稀那是常有的事，難道這個小毛孩子還能叫爐不拉稀？小日本子在這的時候也是一樣拉。老子頭越想越覺得老曹是吹牛，不禁的哼了一聲。

廠長聽了老曹的話覺得有些道理，雖然他對技術不大熟，可也看出來老

曹是個行家，他點點頭對老曹說：『那你看怎麼辦好呢？』

老曹說：『我想把風眼改一改，可能就好使。』

廠長一聽，乾脆痛快的說：『好！老曹，你就改風眼。你什麼時候改呢？』

老曹說：『要改就改，一會就動手。』

大老劉看看天已經晚了，對老曹說：『今天怕不行了吧？就要下班了。』

老曹熱情的說：『不要緊，今晚把它幹出來，明天就升火試試。』

大老劉驚喜的鼓勵的說：『好，老曹！你真行。需要什麼材料你說吧。』

老曹看了看大夥，有些遲疑的說：『材料倒不用什麼，可是得用兩個人幫忙。』

大老劉看看大夥，號召似的問：『今晚誰能幫老曹改大爐？』

老孫頭頭一個站起來對老曹說：『你看我怎麼樣？』

小王緊跟着也說：『算我一個。』

老曹一看高興了：『夠啦，我們三個人就行！』

小李在旁邊看看，走到老曹跟前問：『老曹！再算我一個行不行？』

老曹笑了：『怎麼不行！幹活還有不行的？』

老于頭和堵眼的老張坐在那邊沒吱一聲，老于頭把嘴上的鬍子嚙得多高。

*

*

*

老曹、老孫頭、小王還有小李，四個人從吃完下晚飯就動手幹，和泥、砸鋼磚，直忙到快半夜了，才把改了的四個風眼套完。

老曹說：『這回我們把風眼改小，口往下斜着，進來的風吹到下面焦子上去，然後再返上來，這個火勁就大了，鐵化的就快，眼小了，風也不至於把焦子什麼的吹黑。……』

大夥聽了，都覺得有道理，老孫頭一邊洗着手，一邊說：『就看明天了！』

老曹伸了伸腰，對老孫頭說：『不瞞孫師傅說，我從十六歲就在爐上，十多年了，平常就好捉摸，照這份焦炭，我們把風眼改成這樣，一定能好使！』大夥都洗完了手，老曹又檢查了一遍說：『行啦！回去睡覺吧！』

小李臨走調皮的指着爐說：『明天再不好使可悶死人了，你這該死的老母豬！』